



不速之客

一九二五年深秋，就在孟小冬全家喬遷東四三條後不久，某天下午，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孟小冬吃好中飯剛想進內室休息，門房男傭海公段進來遞上一張名帖，說外面有位從上海來的先生要見大小姐，接過名帖一看，「杜月笙」三個大字赫然映入眼簾。心想：「我在上海共舞台演戲時，老闆黃金榮倒是見過幾次面，也聽說黃老闆手下有個很能幹的徒弟杜月笙，但和他從來沒有見過面，也沒什麼交往，他來找我幹嘛？」

原來，杜月笙是奉師傅黃金榮之命進京，任務是尋拿露蘭春回滬。其實，露蘭春和黃金榮還是在杜月笙的調停下辦理了離婚手續，最後也是杜月笙暗中幫忙給了露一筆錢，讓她悄悄離開上海，逃往天津。

不過，當時黃金榮雖被迫同意和露蘭春分手，但他曾規定了兩個條件：第一，不許露蘭春再登台唱戲；第二，露蘭春今後不准離開上海。後來黃金榮又盯上了露蘭春的徒弟小蘭春（嚴綺蘭），並納為小妾。由於有了新歡，一心撲在小蘭春身上，一時把露蘭春也就忘得一乾二淨。不想隔了近半年光景，黃麻皮突然又想起了露蘭春，想到她那儀態萬方、風情萬種，不由得又勾起了往日的舊情。便讓人去探聽一下，誰知去的人回來稟報，說露蘭春早就不在上海了，而且不知去向。黃金榮一聽，十分惱火，於是派人出去尋問，還是沒有下落。黃金榮仍賊心不死，就將杜月笙叫到鈞培裡來，說：「月笙老弟，只有你有辦法，去把露蘭春給我找回來！」

這時的杜月笙，已今非昔比，他在上海灘開始發跡，事業蒸蒸日上，正走向高峰，他的地位似乎已超出師傅黃金榮。但現在師傅

還是把他當做小徒弟使喚，這樣的差使居然還要他親自出馬，令他哭笑不得，心裡有點窩囊。其實他知道露蘭春早已去了天津，心裡雖然清楚，但嘴上還是問：「到哪裡去找呢？」麻皮說：「我們共舞台的孟老五（鴻群）前個時候全家回了北京，聽說他的閨女孟小冬現在北京混得蠻好。蘭春也算是孟小冬的半個師傅，她們交情不錯，你到她那裡去看看，十拿九穩能找到她的。你可無論如何要把露蘭春弄回上海，我要重新把她娶進門。」說這話時，黃金榮恨不得露蘭春立刻就出現在眼面前，身子也立刻燥熱起來。

此時，杜月笙有點進退兩難，露蘭春是他放走的，現在就是馬上能找到她，自己又如何出爾反爾，再把她抓回來？然而，這次若派別的弟兄去，一來對不起師傅，自己能有今天，畢竟是老頭子一手栽培的；二來，要是其他人真把露蘭春一下子找到了，把她硬搶回來，豈不會弄得十分尷尬，日後傳出放走她的真相，在老頭子面前對自己不利。想到這裡，杜月笙心裡的疙瘩一下解開，覺得還是自己親自去跑一趟，看看情況，見機而行。於是他讓師傅放心，答應第二天就出發，一定要把露蘭春找回來，當面交給他。黃金榮點頭稱好：「就煩老弟辛苦一趟，凱旋之時，為你接風。」告別了黃金榮，杜月笙選了兩名年輕力壯的徒弟，次日即乘車直抵北京。

杜月笙原來知道露蘭春是去了天津，那裡有她的好友，但聽黃金榮說露蘭春可能躲藏在孟鴻群的女兒孟小冬那裡，因此火車到了天津站，他沒有下車，直接來到歷史悠久的古都北京。

杜月笙和兩個徒弟都是第一次踏上這座千年古城，他們出了前門火車站，人地生疏，又沒有孟小冬的詳細住址，不知如何尋覓。他們信步入城，找了一家上等的旅社住下，翌日便到故宮、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等處遊蕩。一路也曾問了不少人，不愛聽戲的

誰知道孟小冬是何許人？一天他們來到前門外大柵欄一帶閒逛，聽人說這裡最熱鬧，又打聽到戲園子也都集中在這一帶，於是帶著僥倖心理，到這兒來碰碰運氣。不料果然在開明戲院門口見到貼有孟小冬的演出廣告：「本院特聘一個十八歲名震中國色藝雙絕超等坤伶譚派鬚生孟小冬」還有一行：「本院特聘一十七歲名滿京津青衣花衫鮮牡丹」他們高興極了，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然而，事物會不斷變化，這天等到傍晚，戲院售票窗口也未開門，也不見有觀眾前來買票。一問才知，戲院已經停演好幾天了，原因是孟小冬和鮮牡丹兩藝員，在本月十七日夜戲散場回家時，路上同時被搶，加之受了驚嚇，還負了點傷，因此宣告臨時停演。

他們聽說這一消息，心急如焚，一時又問不到孟小冬的住處。杜月笙在上海，乃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物，要想打聽一個唱戲的人的地址，那還不是易如反掌，可是到了北京，因為是私人暗訪，他們卻成了外鄉佬，兩眼一抹黑。無奈，又信步走到魚市口的華園，掛牌的是小蘭英和姚玉蘭、姚玉英母女仨，戲目為五本《狸貓換太子》。杜月笙本愛看戲，又見是海派的連台本戲，倒也配合自己的胃口，為了打發時間，就買了票欣賞了小蘭英母女仨的精彩表演。小蘭英扮演的是黑頭包公，未識廬山真面目；杜月笙對玉蘭玉英姐妹的演唱則讚不絕口，認為她們色藝絕佳，比起露蘭春來，也不會遜色多少，特別對姚玉蘭的演技才華和美麗的扮相留下了深刻印象。

隔日，他們又來到開明戲院探個究竟，戲院貼出了海報：「即日起，由梅蘭芳挑班獻演，前三天戲碼分別為《楊貴妃》、《太真外傳》、《嫦娥奔月》。」同時戲院還張貼出預告：「本月（陽曆）三十日晚劇目即上上星期（陽曆）十八日晚劇目：『孟小冬與蘇蘭舫合演《平貴別窯》、孟小冬與鮮牡丹合演《烏龍院》雙出』，均在京第一次開演。」另文說：「上上星期晚因孟小冬鮮牡丹兩大藝

員同時被搶，慘痛之下，不能登台，臨時宣告停演，致使顧曲諸公，往返以勞，敝院至今猶深抱歉。本星期五晚特煩孟小冬鮮牡丹兩大藝員仍演上上星期晚劇目，並不更動，以慰昔日徒勞往返之顧曲諸公。先期售票，特此奉聞。」

杜月笙把戲院門口的預告說明反覆看了幾遍，不禁倒吸了一口氣，他算算日子，離孟小冬重新登台還要等一個星期，急得直跺腳。本來在上海每天有料理不完的事情，現在都扔給了管家萬墨林，自己卻跑到北京來只能天天看戲了。有心打退堂鼓，又恐難以向黃金榮交差；再說連這個十八歲色藝雙絕超等坤伶孟小冬的芳容什麼模樣還未見著就回上海，似乎又不甘心，俗話說「既來之，則安之」，不如今天就把孟小冬三十日演出的票子預先挑最佳的位子買好。

此後的幾天，杜月笙輪番在大柵欄的中和園、廣德樓看了李萬春、魏蓮芳和程艷秋、貫大元、郝壽臣等的演出劇目，過足了戲癮。為了打發時間，他還帶了徒弟跑到八大胡同妓院鬼混了一陣子，倒也逍遙快活，有點「樂不思蜀」了。

十月三十日，杜月笙早早起床，他翻了當天的《北京晨報》，見上面開明戲院有則孟小冬鮮牡丹共同啟事：

鄙等不幸於陽曆本月十七號夜同遭搶劫，殺人越貨狀極淒慘，不由令人痛哭，當時蒙我都父老，投函通電、紛紛慰問，相聆之下，曷勝感激，茲借今夕開演夜戲之便，特託開明代刊數行，略表謝忱，恕不一一踵謝。十月三十號。

當晚，杜月笙早早來到開明戲院，他吩咐一個徒弟預先雇好一輛黃包車，停在戲院門口，等待孟小冬散戲坐車回家時，務必尾隨摸清她的住處。這個辦法是他們在上海灘上搞特務活動時慣用的

伎倆。還真靈光，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孟小冬在京的居所，弄得一清二楚。

孟小冬上戲院演出，有固定的包月車。自從十多天前，途中被搶，現在加強了防範，除師傅跟隨外，老父鴻群也強打精神陪著上了戲院，散戲後，他們二老一前一後，孟小冬包車居中，三輛人力車從前門向東，經崇文門進城往北一路小跑，也就二十多分鐘便到了東四牌樓三條。

杜月笙的那個徒弟不敢怠惰，關照車伕，跟隨其後，不緊不慢，保持一定距離。待到了三條西口拐彎進胡同時，那個徒弟先下了車，緩步相望，在昏暗的路燈下，隱約見前面的人走下車子，進了屋門。杜月笙聽了徒弟的敘說，先不動聲色地一連三天，叫他們在孟小冬住處周圍監視，希望能看見露蘭春的行蹤，卻不料三天下來異常失望，連個露的人影也沒瞧著。

這天，三十八歲的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頭面人物杜月笙，西裝革履，神氣十足。他先到王府井大街理了髮。別看他幼時沒讀過什麼書，胸無點墨，身無雅骨，可今天梳著整齊的小分頭，理髮師又給他塗了「司丹康」（生髮油），足下一雙白色尖頭皮鞋，倒也儀態瀟灑，顯出幾分斯文。他興致勃勃地來到東四三條，拜會名震京津的當紅鬚生孟小冬。到了門前，杜月笙揷了門鈴。門房開了門，問：「先生有何貴幹？」杜遞上一張名帖，客氣地說：「請通報一聲，就說上海杜某人來訪，要求拜見孟小姐孟老闆。」於是就發生了本章開頭時一幕情景。孟小冬正在猶豫，猜不透杜月笙來找自己有什麼事，就讓男僕去東廂房請父親和師傅一起去門口恭迎杜先生。孟小冬則立在西廂房外台階上，帶著微笑，迎接杜月笙的到來。

杜月笙笑哈哈地進了客廳，孟五爺親自倒茶、敬煙，並隨口問候

道：「黃老闆可好？」杜答：「蠻好！杜某來北京辦點事，黃老闆特地讓我登門問候孟五爺的病況！」五爺受寵若驚，趕緊說道：「小老兒有何德能，敢勞黃大老闆掛心？」杜月笙並不理會孟五爺的話，轉臉對著端莊靜秀的孟小冬說：「黃老闆還跟我說，孟小姐在北京可紅了！比起她在共舞台時，不可同日而語！」孟五爺笑說：「當年多虧黃老闆的慧眼，對小冬關懷栽培，不然哪有她今天。」仇月祥也連忙說：「黃老闆真是位好『伯樂』，看準了我們冬姑娘這匹『千里馬』！」杜月笙聽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但他緘口不提「露蘭春」的事情，只不住瞟向孟小冬那秀美的面龐：「孟小姐一日千里，現在的功夫真是不得了！前兩天杜某看了孟小姐的《平貴別宮》，就像麒老牌！敬仰！敬仰！當然，嗓子是絕對好！扮相更沒話說，比起在上海時，真是突飛猛進啊！」杜月笙滔滔不絕，口若懸河，把孟小冬誇了又誇，捧了又捧。接著又說：「歡迎孟小姐早日再回上海獻演拿手好戲。」孟五爺道：「一定！一定！小冬去上海還請杜先生多多捧場！」「那沒問題，專等孟小姐早日光臨上海！」杜說完便起身：「杜某告辭！」

杜月笙這次雖然沒有找到露蘭春，但色藝俱佳、氣質高雅的孟小冬卻深深吸引了他，認為這次來北京十幾天，可謂不虛此行。

